

若将四季比作一场大戏,春天是清脆的开场锣,夏天是繁密的鼓点,秋天是华彩的段落,那么冬天,便是那锣鼓停歇后余韵悠长的静场。

冬季的天地换了另一副模样。最初是风变了脾性,不见了春风的和煦,夏风的潮热、秋风的飒爽,换来的却是从极北之地透迤而至的寒冽与硬度。它掠过原野,草色一夜之间褪成苍黄;拂过林梢,树叶便一声令下地纷纷卸去盛装,露出枝条原本的、遒劲而坦诚的骨骼。天空似乎被拉高了,显出一种澄澈而疏离的灰蓝。云走得慢,厚墩墩的,像是吸饱了沉思的水分。接着是水收起了所有的荡漾与潺湲。池塘沉静了,水面凝着一层似有还无的薄冰,将倒映的天光云影,处理成朦胧的磨砂画。溪流瘦成了银线,在卵石间幽咽地穿

行,那声响也结了冰似的,清脆而短促。待到严冬深处,大雪一场,便是天地最宏大的笔法。纷纷扬扬,无声无息,将一切的沟壑、杂乱、斑驳,都覆盖成一片浑然的、温柔

### 冬季的厚赠

的洁白。世界忽然变得极简,只剩下黑与白的素描,线条清晰,意境苍茫。这不是死寂,是一种更为深沉的“藏”:将喧嚣藏于雪下,将色彩藏于根须,将奔流的生机,藏进大地的胸膛,进行一场沉静的、关乎未来的酝酿。这看似肃杀的季节,却蕴含着上苍对万物尤其是人,无言的厚赠。于土地,严寒是最好的消毒与休耕。冻层之下,蛰伏的虫卵被净化,板结的土壤在冰晶的膨胀与收缩间获得松解,为来年的萌

发积蓄气力。于树木,褪尽铅华少了消耗,将精华牢牢锁在根干之中,光秃的枝丫指向天空,并非哀悼,而是一种专注的、向内蓄能的姿态。于人,这厚赠则更显体贴与深刻:它

赠人以“慢”的正当。春日催促播种,夏日催促生长,秋日催促收获,唯有冬天,大自然按下了暂停键。寒夜漫长,正好围炉;风雪阻门,宜享清闲。生活的节奏,不由分说地缓了下来。人们得以从春耕秋收的劳碌中抽身,像器物回窑“淬火”,获得一种珍贵的休憩。

冬季赠人以“聚”的温情。户外活动少了,一家老小便自然聚拢在屋檐下。炉火的暖光,映着彼此的脸庞;一锅热汤的香气,将亲情熬得愈加浓稠。闲话家常,翻看旧照,传授技艺,那些在匆忙季节里被忽略的细密情感,此刻得到了最充分的编织与缝合。冬天,让“家”的概念变得具体而温热。

它赠人以“思”的沉静。少了外界的纷繁诱惑,目之所及是简洁的线条,耳之所闻是纯粹的风声。这环境,这气氛,天然地适宜内省与沉思。一年的是非得失,人生的来路去途,都可以在这空旷而宁静的时空里从容铺展,细细反刍。冬天的静,不是空虚,而是一种丰盈的留白,让思想得以更加自由的漫步。

特别是人至暮年的吾辈,约略读懂了生命的四季,势必与这冬天生出一种灵魂上的亲缘与默契。如果说青春是欢腾的

光,却常常久久停留在在一根霜枝的线条,一片雪花的结晶,一炉将熄未熄、红炭犹温的安详上。他们从这冬的形貌里,认出了自己生命的姿态:一种热烈的内敛,一种丰富的单纯,一种在静默中蕴含万语的深沉。自然之冬,是生命循环中庄重的止笔与留白;人生之冬,是尘世阅历后澄明的沉淀与升华。当两者在某个静谧的午后,透过结着冰花的窗,无言对望时,便完成了天地间最深邃的礼赠——不是

春,壮年是炽烈的夏,中年是丰稔的秋,那么晚年,便是这澄澈而丰厚的冬。

老来的心境,也经历了一场“自然变化”。生命的枝叶不再急于向外蓬勃探求,而是缓缓地、优雅地收敛。曾经追逐的功名、热闹、浮华,如秋天的落叶般,深知何时何地应悄然飘落。心田里,不再是鲜花着锦的喧闹,而更像一望无际的雪后原野,开阔,清明,沉淀下了最本质的底色。

于是,更能领会冬之赠予的深意。那“慢”,正合了老来步履的从容。无须再与时间赛跑,可以细细地咀嚼一粒米的香,慢慢地看完一粒雪的飘,悠悠地回想一段往事的光。

这种“慢”,是一种确证,确证自己仍扎实地拥有着当下。那“聚”,在老一辈人心中,更升华为一种精神的团圆。儿孙绕膝固然是暖,但更深的是

与过往的自己、与一生的记忆“团聚”。炉火边打盹时,梦里尽是旧人旧景;翻动书页时,字里行间都是年轻时的批注与心情。冬天像一个巨大的容器,盛放着他们所有的岁月。那“思”,则成了生命智慧的最终沉淀。如同冬日树木清晰的枝干,老人也能更分明地看见自己一生的脉络——何处是坚实的支撑,何处是偶然的旁逸。那些经历过的“严寒风雪”,此刻都成了滋养生命的独特年轮。面对自然界的冬,他们不再感到衰飒,反而有一种“同道中人”的会心。自己的生命,也正处在这样一个删繁就简、去伪存真、内涵丰厚的静好季节。

作为过来人,我们知道青春的瞳孔,爱追逐繁花与蝴蝶。而老来的目

银杏叶落尽,蜡梅花欲放。定居上海二十年,却迟迟迎不来一场大雪。只好围炉读《陶庵梦忆》,在纸页间寻觅一场动人心魄的雪。那是一场崇祯五年十二月的西湖雪,一场落进张岱心中至今未化的雪。

大雪三日,掩埋了尘世喧嚣。彼时西湖,似一幅墨墨勾勒的长卷。往日里画舫笙歌、游人如织的苏堤白堤,被雪絮裹成了两条蜿蜒的玉带;断桥的石拱,半掩于皑皑白雪里,像凝固的叹息;湖心亭的飞檐翘角,积着厚厚的雪,檐角的风铃像是冻住了,连一声响都传不出。天地空旷,湖中人鸟声俱绝。没有桨声欸乃,没有吴侬软语,没有寒鸦聒噪,只有雪落的簌簌声,漫过湖面,漫过堤岸,漫过整个沉寂的世界。

夜深时分,万籁俱静。当人们蜷缩在暖阁里,拥炉取暖时,却有一叶小舟,划破了西湖的寂静。舟子披着蓑衣,篙尖一点,便漾开一圈圈细碎的涟漪,在雪色里晕染开来。舟中坐着张岱,他该是披着一件素色的鹤氅,手中或许握着一卷书,或许什么都没有,只静静望着眼前的“上一白”。天与云与山与水,浑然一体,分不清哪里是天的尽头,哪里是水的源头。世间万物,都消融在这片极致的白里,干净得让人心颤。

他是去湖心亭看雪的。这举动,在一般人眼里,定是痴傻的。大雪漫天,寒风彻骨,何苦要冒雪泛舟,去看一座孤零零的亭子?可张岱偏去了。他的去,不是为了附庸风雅,不是为了寻章摘句,而是为了奔赴一场与自我的约定。

彼时大明,风雨飘摇。关外铁骑声碎,关内苛政当道。世间万物,都笼罩在一片巨大的不确定里,仿佛下一刻,天就要塌下来。张岱曾是锦衣玉食的世家子弟,鲜衣怒马,诗酒风流,看遍了秦淮河的灯影,赏尽了姑苏台的明月。但时代的洪流,终究将他卷入了命运的漩涡。他不是不识时务的书呆子,他看得见王朝的倾颓,听得见

黎民的哀号,他深感孤独。

一种无力感,让他执意要去湖心亭看一场雪。在天地巨变的前夜,在举世惶惶的时刻,他要在一派苍茫的白里,寻得内心的秩序。那片“上一白”的世界,是他的精神净土。没有纷争,没有苦难,没有尔虞我诈。他坐在舟中,望着眼前的西湖,便如置身于尘世之外的桃源。这一刻,他不是那个忧心忡忡的文人,不是那个身不由己的过客,他只是他自己,一个与雪、与湖、与天地相融的灵魂。

船到湖心亭,却见亭中早已有人,一个铺毡对坐的人,一个煮酒的童子。红泥小火炉上,酒壶滋滋地冒着热气,炉火烧得正旺,映得亭内一片暖红。这场景,像一幅意外的画,在冷寂的雪夜里,添了几分暖意。“湖中焉得更有此人!”那两人见到张岱,大喜过望。一句惊呼,道尽了相逢的惊喜。原来,这世上痴人,从来都不止一个。他们拉着张岱同饮。酒是温热的,入了喉,便化作一股暖流,驱散了周身的寒气。张岱强饮三大白。这“强饮”二字,读来颇有趣味。或许是他本不善饮,却不忍拂了知音的意;或许是他心中积压了太多的愁绪,借这三杯酒,一吐为快。酒过三巡,他便告辞了。来时,是一人的孤舟;去时,是满襟的酒香与满心的释然。

下船时,舟子喃喃自语:“莫说相公痴,更有痴似相公者。”舟子哪能懂这雪夜里的奔赴,这亭中的对饮,这“痴”背后的深意。这“痴”,恰是张岱的坚守,在不常的世相中,守住内心的审美;在惶惶的乱世里,保持灵魂的淡泊。

这场西湖雪,落了近四百年,落在了我的纸上,落在了沪上的冬夜,落进了我的心里,它涤荡我的灵性,让我明白:生命的质量,并不取决于我们跑得多快,抓得多紧,有时还取决于我们能否在某个时刻,停下来,倾听一场雪落的声音……

窗外,依旧是没有雪花的天空,霓虹闪烁,车水马龙,人们步履匆匆。张岱的那场雪,却在提醒我们:在心灵深处,要留一处“湖心亭”。

### 纸上飞来西湖雪

管苏清

### 所有的力量,来自故乡

丁旭光

出生于苏州河畔湖北湾的彭建荣,把他几十年的人生积累,浓缩在这篇幅有限的十几万字中。这样的文字,让我欲罢不能,让我又一次走进了往日时光。早在多年之前,彭建荣已在我担任文学主持的新闻出版局《读者导报》副刊上小试牛刀;又在1990年“上海市首届职工文学社团擂台赛”上一显身手:其小小说《昨夜情》和闵师林(安琼)、丁旭光的小小说,铁舞的诗一起,获得了一等奖。当年,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徐中玉先生出任擂台赛评委会副主任。

李叔同在《晚晴集》里写过一句名言“念念不忘,必有回响”。不管是因生活所累抑或是工作所困,不管是从事文秘工作或者是编辑杂志,《湖北湾的故事》一直让彭建荣牵肠挂肚。数十年来,他一以贯之的是平民意识,这是他小说的灵魂,也是其世界观的真实写照。在这本书中,他艺术地再现了生活在苏州河畔湖北湾人的真实生活。

中国的小说,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,分别以《庄子寓言》、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、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为代表。近年来,关于小小说的形式,还是有所争议的:刘以鬯等认为大陆的传统小小说太重情节,但几百至千余或两千字的小小说,又难以营造跌宕的情节。刘以鬯认为小小说必须是纸短意长,形式上是小说,内涵却是诗,文字要美,篇幅要短,余韵要长。争议的是,是否要有跌宕的情节。但“文字要美,篇幅要短,余韵要长”却是共识。显然,彭建荣没有受到“情节说”的影响。他按照自己的感知,写自己的作品。他深知:小小说的艺术性,就体现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。为此,他在叙事中注重“立主脑,去头绪,密针线”,通过情节,通过众多血肉丰满的细节,把活色生香的人物呈现给读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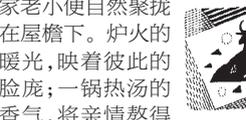
彭建荣的文字里,有楚人豪客之爽;笔尖上,有一份侠客之风。书中最吸引我的老数《圆满》,因为这一份使我想起了《萌芽》杂志的老主编、我的恩师曹阳。1994年,我写了一篇标题同样是《圆满》的短篇小说,在寄给《清明》杂志之前请曹老师为我把关。曹老师看完后,给我提了写满三张纸的意见,其中一条说我短篇小说的结构,写一个中篇小说的题材。稿寄《清明》杂志后,小说组组长、评论家邵正贤老师和曹老师的意见一致。于是,我重写,把短篇写成中篇。最终,以《传世刻刀》的篇名发表在1995年第二期《清明》杂志上。

彭建荣从关注现实中具体的个人或一个群体,来观察湖北湾群体的生存方式,这也是他慢慢走向成熟的表现,也印证了什么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由此,我想道一生“只写邮票般大的故乡”的美国作家福格纳。福格纳是一个游走在家乡和世界的作家,福格纳的作品被称为“约克那帕塔法体系”。“约克那帕塔法”是穿越福格纳的家乡拉斐特县的一条河的名字。福格纳以这个县这条河为背景写了一部部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。

福格纳的一生中走过很多地方,但福格纳永远没有忘记故乡。可以这么说,福格纳所有的力量,都来自于故乡。

故乡是什么?故乡是村前的那一株百年老槐,是板桥上的那一抹月光,是青瓦上的一袭紫烟。因为故乡,因为被思念,人和人的距离,欲远还近。

对彭建荣来说,故乡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苏州河畔的湖北湾。湖北湾是他艺术回忆的最佳载体,也是他情绪渲染的最好通道。(本文为彭建荣小说集《湖北湾的故事》序节选)



牛气冲天



南码头一景 (水彩) 周培元

有一种信,写的人忐忑,一遍遍假想对方反应,来回踱步分分秒秒盼回信;收的人更忐忑,只是看到信封上的人名就会突然面皮发紧心跳加快,回信更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,怕辜负对方,怕辜负时光,更怕对方会错意,也怕自己心意未表明……再见面时,双方都有些尴尬,绝口不提信的事,一个眼神看过去,又好像彼此都心领神会。说的就是情书。

从小自知不是美丽可爱的女孩子,一路走来,却收到很多情书,厚厚一大摞,时过境迁物是人非,再怎么搬家也不肯丢掉。那些少年时代的信件,已经发黄发皱,静静躺在我和先生的书房里,没想过再去打开。有些回忆,模糊,却没有褪色。

一个人真心喜欢另一个人是藏不住的。中学时候,根本不懂爱情,那种朦胧青涩的对一个人格外的好感和好奇却是明白的,人群中不用转身就知道他在望着谁。放暑假上远远跟随着,并不上前说话,元旦联欢我当主持人,他,必是最捧场的,几个朋友约出去玩,我若去,他一定会去。也就是这样,从对方眼中会看到一点少年情愫,直到大家不在一个学校,信才陆续来了,居然是鼓励我提高数学,不要总读小说,不要太偏科,末了才说出“喜欢”两个字,还许愿要上

同一所大学。感激这份欣赏和情谊又无以回报,不谈爱情,倒成了多年好友。还有一个男孩,起初是同桌,下课看我总闷着看书,就自告奋勇每天讲一段《神雕侠侣》。后来轮换座位不当同桌了,也继续讲。全班最帅的男孩子,有点内向不太合群,却当了两年的说书先生,一个讲一个听,

并没有什么多余的话。直到大学,收到他的告白信,彼此都舒口气,好像悬案告破,但故事也就此结束。

另有几个男孩子,也喜欢我,当年或多年以后口头表白,都被拒绝了。因为那时候,觉得男孩子们的喜欢,只是因为我会真诚认真地对待他们,觉得他们包括自己都太过幼稚,彼时理想中的爱人是罗切斯特、达西先生、荷西和康巴汉子、骑马少年……

大学时期,最多写情书给我的有两位。一位是学长,高高瘦瘦气质温雅,不光自己写,还拉了他妹妹给我写信,很难说不喜欢他,又清清楚楚告诉他这不是爱,于是对方知难而退也不再纠缠。还有一位是不认识

给予万物以生发,而是启示生命以从容;不是展示力量,而是诠释静守的丰厚。这,便是冬天,给予老去灵魂最珍贵的、关于生命完满的注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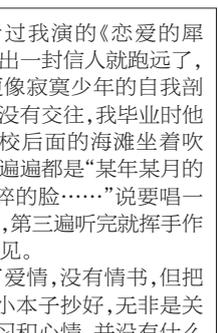
所以,当世界的颂歌大多献给春天时,我愿独自低回,为这沉静而丰厚的冬献上我无声的却无比郑重的礼赞。它的好,如深埋地底的陈酿,不见其形,不闻其器,只待一个安静的、懂得的时辰,开启封泥,那沉淀了四季光阴的醇香,方能缓缓溢出,醉了一个人的山河岁月。

### 摘得新 新年快乐

何积石

扫岁寒,晨曦破晓天。太和凝胜景,乐开颜。文明如寄诗心暖,祝新年。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### 十日谈

飞鸿往来 责编:郭影

它们藏在岁月的褶皱里,藏在每一次想家的夜里,温暖了我的岁岁年年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